

故人故事

赵珩著

30  
1  
71

故人故事

赵珩著



中华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人故事/赵珩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6.8  
ISBN 978-7-101-11962-6

I.故… II.赵…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1868号

- 
- |      |   |
|------|---|
| 书 名  | 故人故事  |
| 著 者  | 赵 珩   |
| 责任编辑 | 朱 玲   |
| 装帧设计 | 周 玉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br>(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br><a href="http://www.zhbc.com.cn">http://www.zhbc.com.cn</a><br>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6年8月北京第1版<br>201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br>印张9 字数120千字   |
| 印 数  | 1-6000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1962-6  |
| 定 价  | 49.00元  |
-

## 自序

上个世纪的前五十年，是清末民国年代，虽然距离今天仅有六十多年的时间，但是由于世事巨变，岁月沧桑，很多旧事已经恍如隔世。就以今天最直接反映彼时社会生活的影视剧而言，从人物的形象、语言、气质到环境、服装、业态，几乎错谬百出，给人造成认知的极大误区，这也充分说明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变革的迅速。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的变革使得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生活场景都成为了消失的历史。有些曾在政治生活和文化建树上有些影响的人物也因此而淡出了社会，或因政治波澜和社会变革的裹挟而在生活上受到影响，沉溺于时代，消逝于记忆。

对于社会生活史的关注，在国外也只有百余年的历史，而在中国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我没有能力和精力对社会生活的闻见进行系统的梳理，

更不敢奢望尝试社会生活史的写作，也仅能为此提供些素材和资料，但仍难免有不少谬误。

此前，我曾写过几本有关旧时社会生活的随笔，如《彀外谭屑》《旧时风物》《百年旧痕》等，不过是仅就我所接触和闻见的事物，浮光掠影地做了些许描述。也许是我的生活环境比较特殊，又加上对此也比较留意，因此才会有较为深刻的印象。

《故人故事》作为随笔集出自同样的目的，全书共收录各类随笔 23 篇，其中有几篇是曾在报刊上发表过的，大部分是未曾刊出的，多是一些不太为人注意的生活角落，或是不太引人关注的人物，有些人和事，都是我曾亲身接触过的，留下了比较深的记忆，不敢以“冷饭”回锅，也不欲拾人牙慧，故只能就所知为旧日生活做点脚注而已。

在这本随笔集即将出版时，书名的确定实在犯难，在时空上很难界定，在内容上就更难以全面地概括。说是“过往”，又非是我亲身经历；说是“碎影”，也非都是具体的影像，最后斟酌再三，因为谈的都是旧时的人，昔年的事，于是就

叫《故人故事》罢。

拉杂小文本不敢结集，实在感谢中华同仁不弃，经徐俊总经理、余喆副总经理一再督促鼓励，责任编辑朱玲女史不断鞭策和悉心编辑，才使《故人故事》面世，就教于读者。此外，还要感谢书法史家刘涛先生为本书题签。在此并至谢忱。

赵珩

丙申端午节前一日

于穀外书屋

## 目录

自序 / 1

松风画会旧事 / 1

文人雅集的最后一瞥 / 19

民国初年两次重要的文物展览 / 34

岁时节令戏与合作戏、义务戏 / 42

清末民初文人士大夫的春节活动 / 69

漫话堂会 / 81

有正书局与珂罗版 / 88

百年摄影与业态发展 / 98

堂谕与点名单 / 112

闲话老饭店 / 124

北京的骡车、洋车与三轮 / 140

民国时期北京兴建的两处公墓 / 150

春节花卉与果盒 / 162

家厨的前世今生 / 170

也说民国衣裳 / 177

门洞春秋 / 195

今昔天乐园 / 204

祭祀与摆供 / 213

朱启铃与北京中山公园 / 219

水梦庚和他的几个子女 / 230

恽毓鼎恽宝惠父子 / 248

杨鍾羲和他的《雪桥诗话》 / 264

陈鸿年与他的《故都风物》 / 273



## 松风画会旧事

提到松风画会，今天已经多不为人所知，而其艺术影响在现代中国美术史上也算不得彰显与卓著。松风画会的成员人数不多，应该说属于自娱自乐、怡情消闲的小型文社雅集。

松风画会是宗室子弟以书画相切磋的松散组织，其实谈不上是什么结社。甚至不能和当时的“湖社”相提并论。又有人将画会的成立与1924年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紫禁城逼宫联系在一起，以为从此宗室结束了辛亥后小朝廷的生活，由于落寞和无奈，于是才以绘事舒遣消磨而形成，这多是后来时代人的臆想罢了。

松风画会的成员虽然多是宗室，但是与政治并无关联，就是1924年溥仪出宫以前，这些非近支的“天潢贵胄”也基本没有出入紫禁城的机会。清末所谓宗室，除了醇亲王府近支如载涛、载洵等，或是承袭恭王爵的溥伟、谋图入承大统的端

王次子“大阿哥”溥儒、道光长子奕纬之孙溥伦等，基本上也都没有参与政事的机会，许多袭封了镇国公、辅国公甚至是贝子、贝勒的宗室，不过有一份虚衔和钱粮，此外并无其他的特权。清室逊位对他们来说，只是更加重了生计维艰，恭王府尚且变卖府邸、花园，更不要说贝勒、贝子之属。因此，松风画会的出现实际是某一圈子的文人雅集，其实与政治风云无涉。

清代宗室擅于书画者历有传统，佼佼者如乾隆一辈中的弘晔（一如居士、瑶华道人）、嘉庆一辈中的成亲王诒晋斋永理等，都是艺术成就很高的书画家，其他能书画者更是众多。

松风画会成立于1925年，最初的发起人是溥忻、溥儒、溥侗、关松房和惠孝同等人，因为是宗室发起，当时许多擅于绘事的逊清遗老也参与其间，如螺洲陈宝琛、永丰罗振玉、武进袁励准、宗室宝熙、萍乡朱益藩等，不过后来这些旧臣或因年事已高，或因故离开北京，多与松风画会没有什么联系了。

溥儒是恭王一脉，其父载滢是恭亲王次子，

其兄溥伟过继给伯父载澄袭恭王爵，成为最后一位小恭王。而溥儒在家事母，后来留学德国，并习文而专心绘事。溥儒向有清名，加上九岁能诗，十二岁能文，后来在中山公园举办画展，一鸣惊人，被誉为“出手惊人，俨然马夏”，可谓当时北宗第一人。1924年以后，恭王府尚留萃锦园一隅，溥儒居此读书外，也隐居西山戒台寺或旸台山大觉寺近十年，至今，大觉寺四宜堂院落厢房两壁尚存他题壁的五言律诗和瑞鹧鸪词各一首，其手书墨迹依稀可辨，弥足珍贵，是我在二十多年前发现后，建议大觉寺管理部门镶以玻璃保存至今的，也算是溥儒居停大觉寺的佐证。款书“丙子三月观花留题”，当是1936年。这首五言律诗为：“寥落前朝寺，垂杨拂路尘。山连三晋雨，花接九边春。旧院僧何在？荒碑字尚新。再来寻白石，况有孟家邻。”时隔一甲子的1996年暮春，我在大觉寺住了几天，忽然心血来潮，步先生原韵作了一首狗尾之续，最后两句是“粉墙题壁在，谁念旧王孙”。

溥儒字心畲，因为长期隐居西山诸寺，故号

西山逸士。先生有“旧王孙”印一枚，倒也贴切。早在 20 年代末，先生声名鹊起，即与张大千并有“南张北溥”之名。1949 年以后，先生移居台湾，创作弥多，尤其近年拍卖会上，所见溥心畬晚年作品，画风变化极大，只是早年儒雅之风骨多为色彩替代，清丽有余，而含蓄飘逸稍逊。有传说先生晚年一些作品抑或为门人桃李所代笔，亦未可知。

溥儒与松风画会的关系实际上若即若离，即是在京之时，实际参与活动并不很多。当然，溥心畬的艺术成就也远在松风画会诸人之上。松风画会之倡导，毋庸置疑有溥心畬的参与，但彼时与其他宗室合作的作品并不多见。

另一位参与松风画会的宗室当提到溥侗，即是大名鼎鼎的“侗五爷”、“红豆馆主”。溥侗字厚斋，号西园，别号红豆馆主，其风流倜傥著称于民国。他自幼在清宫上书房伴读，经史之学深厚，琴棋书画、金石碑帖无所不通，更兼顾曲，擅长昆弋皮黄，可谓文武昆乱不挡，六场通透，就是

梨园子弟立雪程门问艺者也不鲜见。他精通音律，对音乐也是极其内行，清末所做的国歌，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首法定国歌，即是严复作词，由溥侗谱曲的，现在已经少有人知，只是这首国歌颁布仅六日，武昌事变爆发，也就和清朝一样烟消云散了。溥侗对昆曲、皮黄都有极深的造诣，无论生旦净丑，都能拿得起来，他曾在自己的剧照上题写“剧中人即我，我即剧中人”，足见其潇洒豁达的人生态度。

也正因如此，这位“侗五爷”溥西园的书画声名为其他艺事所掩，其实他的书画作品也是基础深厚，法度森严，气韵潇洒，笔墨儒雅，早年也有瘦金的底蕴。敌伪时期，侗五爷往来于京沪之间，也曾挂名汪伪南京政府虚职，似于大节有亏。40年代后期，溥侗已经在沪患了半身不遂，也就再也不能来京，这也是他后来不再参与松风画会的缘故。溥侗1952年在上海病逝，葬于苏州灵岩山麓。出殡时，梅兰芳冒雨专程前来吊唁，其时棺椁在殡仪馆已经上盖，梅郎抚棺痛哭，一再要求重启棺盖，与侗五爷见最后一面，后来只

得依梅郎执意，重启棺盖，梅郎抚尸痛哭，几乎晕厥。足可见侗厚斋在梨园之影响和地位，也见梅兰芳为人之义气厚道。

红豆馆主所参与并题写刊名的《国剧画报》可谓近代戏曲研究之重要史料，积数十期。我在70年代末曾于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楼上（当时为内部阅览出售）见到一部数十本，索价仅一百二十元，盘桓良久，只觉囊中羞涩，未购之。越三日复去，已售出，真是遗憾之至。

溥侗系成亲王永理的曾孙，曾承袭镇国将军、辅国公，北京的住宅在王府井地区的大甜水井胡同。他在清末也当过民政部总理大臣，但是他对功名利禄毫无兴趣，专心艺术，矢志不渝，民国初年，能真正算得风流倜傥而又有文化艺术修养的通才，我以为，惟侗厚斋与袁寒云两人。

溥侗与松风画会的关系亦如溥儒，不过，他与溥忻合作的书画也有一些。两人年龄相差十七岁，虽属同辈，对于溥忻来说，应属侗五爷提携之后进了。

松风画会的真正掌门人应该说是溥忻，溥忻是道光一脉，祖父是道光第五子惇勤亲王奕琮，父亲是奕琮第四子载瀛。而溥忻即是载瀛的长子。在这一房中，溥忻被称为“忻大爷”。溥忻生于光绪十九年（1893），字南石，号雪斋，或署雪道人，也署松风主人，晚年以溥雪斋为名。松风画会即以他的号——“松风”为画会之名。松风画会的另外几位也是溥忻的兄弟行，如五爷溥倜、六爷溥侗，乃至后期的小弟八爷溥佐等。虽为异母，但都是载瀛的子嗣。

我看过的溥雪斋画作最多，也旧藏一些他中年的画作，其一生的画风变化不大，但以真正从四王入手，直追宋元的风格，雪老应属此间第一人。较之溥儒，更为严谨有度。溥儒中年以后兼收并蓄较多，虽清丽透迤，却略有媚俗之嫌，大概这也与他为生计所迫不无关系。而雪老终其一生，皆以文人画风始终。尤其是法书，确有二王之风范，南宫之笔力，欧波之韵致，皆可或见，平心而论，今人无出其右者。在松风画会中，雪老的成就也是其他成员无法比肩的。

溥忻在 30 年代末受聘于辅仁大学美术系，是该系的教授兼系主任。我在 40 年代的辅仁校刊上所见他的一幅照片，印象尤深，溥忻先生身着团花马褂，戴着圆形眼镜，额头宽硕，下颌略突显，面貌清癯，十分儒雅，且并无蓄须。而我在 50 年代中见到他时，却已经蓄须，背也微驼了。

雪老除了绘画，在古琴研究方面也是十分精通，后来与张伯驹、管平湖、查阜西等一起创办了“北平琴学会”（后改名为“北京古琴研究会”）并任会长。1956 年夏天，我在北海见到古琴研究会在湖上雅集，两艘画舫荡漾水面，琴声庄静厚重，悠扬低回。暮色渐沉，诸人拢岸，在仿膳茶棚小憩。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那日好像是七月十五中元节盂兰盆会，北海与什刹海湖面满布河灯，众位老者多着长衫，手摇折扇，颇有仙风道骨，与当时的时代，宛如隔世。其中我能认得的也就是张伯驹和雪老两位，估计当有管平湖等人。后来又在 60 年代初在东岸的画舫斋几次见到雪老，虽显衰老，但仍是精神矍铄。

30 年代末，我的外祖父泽民先生得明代泥金





50年代松风画会合影，前排中为溥雪斋先生